

鄉  
言  
解  
頤

鄉言解頤

人部

人

人爲萬物之靈性相近習相遠與齊人居不能不齊言也與楚人居不能不楚言也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故曰一方水土一方人又曰跟著好人學好人跟著

師婆跳假神所謂學者兼師友而言之也謂專致學者曰像箇念書的人勤苦力田者曰像箇種莊稼的人經商作匠者曰像箇買賣人手藝人所謂像者誠於中而形於外有其實者得其名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謂爲善者曰行好的人謂矩步方行者曰古板人又曰老古式束兒謂忠厚人曰老實人聰明人曰伶俐人謂善於治家者曰是箇過日

子的人又曰把家虎兒謂善於經營者曰是  
把手蓋民生在勤逸則思淫勞則思善人情  
大抵如是也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今昔二  
義程子註成於樂言古之成人也易今之成  
人也難孟子言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者非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元別的  
因之母訓之曰汝知所以成人乎知畏懼成  
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

賢哉母也富哉言乎將宇宙間成人不成人之道包括殆盡人人當奉爲箴銘嘗欲爲之尋三對語而未能得

形體

附相

在地成形兼人物也形不愧影專言人也動乎四體言具體也百體從令謂全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誠於中而後形於外心者形體之主也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

鄉言曰知人知面不知心又曰隔著皮兒看不透饒兒然以鼻選瓜生熟可得辨也以眸子觀人邪正不得度也有善狀者若隆準鐘聲白皙黝鬚眉甚口姿采如峙玉顏如渥丹美如冠玉面如紫瓊齒如編貝脣若塗硃之類是也有惡狀者若蜂準鵞鳥膺豺聲鵠目虎吻洞睛瞋盼口吟舌言癭露偃背瘡目側鼻鬚如蝟毛目如風駝膚如蛇皮之類是也

豐下有後肉食無墨視流行速者多詐視下  
言徐者鮮終皆偶觸之機若張子壽燭祿山  
之逆相野心呂聖功斷鄭公之將來名位則  
先見之哲也蒯通相韓信之背貴不可言議  
者以爲有內意若袁天綱謂馬周背若有負  
爲貴驗則實相也而岑文本又謂其薦肩火  
色騰上速而不能久豈昭質之瑕瑜不相揜  
乎劉元德兩耳垂肩實爲異相而或曰大耳

兒最叵信。韃王爲江東名家。慧龍且是貴種。而人曰糟鼻子擔虛名。豈旁觀之愛憎爲定論乎。王旦遲欽若十年終不免爲用時之瘼。相法和斷侯景一臂而不能去其足上之肉。瘤豈醜疾之顯晦。亦有時乎。張子房運籌決勝而貌如好女。程千里貌雖男兒而心似婦人。迥相反而以貌取人者。勿妄爲品題。王忱有才無貌。謂人心而徇面。王國寶無才有貌。



謂人面而狗心論雖苛而令色孔王者宜知  
所愧勵盲詞贊人必曰天庭飽滿地閣方圓  
齒白脣紅眉清目秀而世俗之嗤人者但曰  
嘴眼似乎太偏然碩人及逸詩兩言巧笑美  
目則嘴眼誠爲觀人喫緊處盼倩之質加以  
采絢如今之粉面也而倭國以丹朱粉身亦  
猶京兆畫眉黛筆輕描城中半額煙刷橫掃  
各行其是耳俗云一白遮九醜而謝白面得

襄墨之諡澤門之哲不如邑中之黔謂耳白  
於面者名滿天下而黑王相公亦聲聞四夷  
又何說歟封侯貴相也虎頭燕領萬里侯面  
方如田者亦侯曲如鉤例封侯而猿臂之飛  
將軍不侯侯固無定相歟某人戍婦詞云人  
言郎是封侯相三十年來記不真則空諸所  
有矣謂婦人必以其頤爲美以之作肉臺盤  
則未免於高必以柳腰爲纖以之當肉屏風

則又嫌其漏東坡評書云短長肥瘠各有態  
玉環飛燕誰敢憎誠持平之論也手如柔荑  
美矣若使二十年握梨花鎗雖青蔥可憐亦  
木皮春厚矣齒如瓠犀美矣若使十八姨喫  
桃花醋雖玉丁不錯亦病葉秋零矣徐孺雖  
老猶尙多情亦與柏直狗蕭溧陽馬同一浩  
歎耳相書云男子行如擺柳者無威然如王  
恭張緒何嘗不是美丈夫謂女子口如吹火

者多賤然如朱脣玉腕似霧籠花何嘗不是  
好婢子又曰朝中無重髮之宰相市上無大  
頭之乞兒龜頭有痣終須富穀道無毛定主  
貧旣以顯而易見者爲褻貶之詞又以隱而  
難窺者爲吹求之說何異紙上談兵乎若夫  
豕視獅吼戒淫妒也香燕喜鵲懲貪讒也頰  
上添三毛彈碁發入勢體會入微也越石易  
似而難肖瓠壺外澤而內麤形容曲盡也釘

座梨雖勝於搖搖之懸風槌碧鶴雀終不若  
囋囋之朝陽鳳一時評隲千古妙文總之心  
莊則體舒形端則表正一定之論也有心無  
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轉轉移之說  
也二者竝存不廢可耳

言語

言語不同繫乎水土亦由習俗如齊之邱蓋  
楚之夥頤固是方言若前人詩中之遮莫底

事儘教那得詞中之抵多少破不刺兀的不  
也麼哥或爲發語或爲語助皆然也中州之  
音爲正而謂作何曰抓江漢善操土風而謂  
無有曰毛蘇東坡以糲飯答人晶飯終歸無  
有是也又謂之曰冒余在黃州肩輿打杵在  
前者曰升在後者曰冒真堪大噱俚語習以  
爲常似亦有所本如滑稽係轉注之物鄉言  
則曰滑流不稽乾沒無潤及之如取他人鄉

言則曰乾出身兒義意皆合金元之什古乃  
瘠人也鄉言則曰喫古哀活臘虎赤色也鄉  
言則曰花臉虎吾圖撒合里大鬚子也鄉言  
則曰胡圖撒小有異同大抵字音以仄爲平  
者多若一七八十黑白喫席之類雖京師亦  
習爲平聲至如以昨爲糟饒反帽爲毛高反  
以今爲根金反怎爲雜假反則惟吾鄉爲然  
村塾教讀則又以入爲平者多卽如論語第

一篇中若首章之曰學習及四不字道千乘章之節字弟子章之三則字賢賢章之竭字信近章之辱字失字君子章之食字貧而章之切琢字皆是以犯上之犯爲去聲以遠恥辱之遠爲上聲以道生之道與道千乘之道孝弟之弟與弟子之弟同讀爲去聲皆非也其下可以類推教者學者相習不察故六十年前試場詩中以平仄之誤被黜者甚多今



雖稍勝於前而未能盡曉也沈約定四聲周  
捨曉以天子聖哲四聲卽不能甚分析於平  
仄豈可不講乎昔趙鹿泉先生提學直隸閱  
某縣試卷詩中有大雅自不羣之句先生旣  
抹之批云也不怕人家笑話愧勵之意見於  
言外

婚姻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男

女以正婚姻以時詩所以美桃天之宜家而  
刺螻蝻之無信也酒肴洽比婚姻孔云世所  
謂親黨會茶者也婚姻之故言就爾居世所  
謂投遘親戚者也爾雅婿父謂姻婦父謂婚  
玉潤冰清誠爲佳話若因婦翁爲封禪使而  
得增秩人笑曰此泰山之力也於是有泰山  
之稱遂衍爲岳父岳母丈人丈母丈母孃唐  
蕭嵩之子衡尙新昌公主上見之呼爲親家

此世俗稱親家之始於是男爲親家公女爲親家婆周禮地官少司徒掌建邦之教流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注夫家猶言男女也唐太宗詔民男二十女十五已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皆以男爲夫以女爲家是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卽謂之家矣故鄉人之娶妻者曰成家呼其妻曰家裏

的未娶者曰無家小南史張彪謂其妻楊氏  
曰我不忍鄉里落他處謂妻曰鄉里亦家之  
義也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若唐詔  
男女之年似乎太早然可以普免天下之怨  
曠亦未嘗非仁政且惟陽盛可以敵陰班姬  
女誡曰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諺曰生  
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女憲  
曰婦如影響言順從也焉不可賞亦恐陰盛而陽

不能敵也若媒人之言女大兩黃金長女大  
三黃金山則無稽之談矣傳曰齊大非耦又  
曰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因果錄云今世爲夫  
妻者前世非大恩則大仇可以包括衆生然  
亦有久離暫合冷落以終其身者或小恩小  
仇之說歟禮自納采納吉親迎而婚姻成鄉  
人謂納采曰下定又曰下茶謂納吉曰通信  
又曰送吉期謂親迎則曰大娶謂入贅曰倒

踏門謂無子招婿者曰養老女婿謂以女與人爲繼妻者曰填房謂娶再醮之婦曰後婚謂娶妾曰置偏房又曰搭偏厦謂男子有外交者曰走花道兒謂婦人之不貞者曰半掩門若鄉人無知冒凶而娶曰孝服則爲悖禮之大者男有聘儀女有嫁妝不過備禮而已先賢格言云嫁女擇賢婿勿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呂新吾小兒語云買馬不爲

鞍鞴娶婦不爭賠送奈習俗相沿丈夫固然  
婦人尤甚嘗有夫妻以打燒餅爲業者門前  
看過嫁妝夫曰這副嫁妝準值五百兩婦曰  
不值至多三百兩彼此堅執反目夫捉婦髮  
亂毆婦曰再添上五十兩夫猶不依婦負痛  
呼曰算他四百兩罷了旁觀者勸曰只管打  
開爐上燒餅都焦了夫曰壞一爐燒餅什麼  
要緊埋沒了人家一百兩銀子情理難容卽

此而觀鄙夫欣羨之眼敗家婦不足之心合盤托出

喪祭

生事葬祭以禮事親之始終具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又曰慎終追遠夫喪盡其禮祭盡其誠人子事死如事生之心也然必生時能以父母之心爲心



則死時乃能體親生時之心而一切無過不及之弊喪祭之儀載之禮經至詳且盡而準今酌古則惟司馬溫公書儀及全人矩矱書中所載爲盡善溫公書儀有兩條一爲畫影像不豫擇善手或病中描寫或瞑目追摹全不相似是以他人爲父母也一爲僧道念經超度是視父母爲有罪之人也所言最爲懇切漢明帝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

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  
糟糠而牲牢盡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  
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梁劉歆曰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  
士安麻素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  
且張冀止用幅巾王肅惟盥手足范丹殮畢  
便葬奚珍無設几筵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  
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

公者尙或如之況於吾人而敢華泰又顧憲  
之臨終敕其子曰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  
朽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  
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朔望祥忌  
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惟下素饌勿用牲牢  
蒸嘗之祀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疎怠先  
人自有舊典不可以闕自吾以下祀止用蔬  
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人之子孫四時不

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觀斯三者古人豈自甘菲薄乎蓋其所慮者遠恐不肖子孫一遇大故茫無主見或目豔世俗之紛華或誤聽旁人之慫恿遂傾囊爲孤注致負債而莫償將來必至當喪葬而不免稽遲逢祭期而無所措辨不得已爲矯枉過正之論使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耳京師事近繁華畢竟識見

眼界較鄉閭爲闊達有喪事家先來唁問開  
弔之日莫分賻儀無論多寡從未有擾酒食  
者主人亦不預備此最合乎情理吾邑城內  
亦然林亭離城僅四十里而有迥異者如城  
內知客客來不接至門外自入門至內以至  
送出門外俱是此一人照管故有長解之誚  
知客若少則一人甚勞芮飛葺外舅述知客  
歌云鼓兒波波兩腳走如梭拱手仰面笑呵

呵進門演禮讓坐猪羊二肉一齊喫燒黃二  
酒任意喝歸家坦腹儘摩挲我的腰疼腿疼  
實難過從今再也不去作知客林亭知客客  
來若不接出大門則客立而不入自外至內  
俱有人迎候故有短解之誚來弔客弔後走  
去臨食時多人分頭去請來則鼓樂迎之上  
席奏曲侑之散仍吹打送之昔有人作西江  
月云盼得一聲告奠快把地方先占三百銅

錢小分資落得長吞大嚙吹吹打打笙歌整  
整齊齊席面孝子一遍謝不周還說將他怠  
慢夫以素服哀弔之日而樂酒醴笙簧非禮  
也以衰麻可矜之人而責其跪拜禮數非情  
也當初必有作俑之人其後遂成爲風俗不  
如是則羣起而攻之鄉俗亦何可盡從以卓  
然自立之士夫凡事宜各行其是况當大故  
而隨俗波靡不能改此陋習雖名爲讀書人

與鄉愚何異哉余以林亭喪事有數端必不可從者如親死之日卽倩僧道念倒頭經逢七念經送三送殯用僧道鼓吹必不可從一也送三之夕婦女步行送靈牌至五道廟必不可從二也入殮擇時不與化命相冲便是必請陰陽定時雖暑月亦不敢違及出殃迴煞等說必不可從三也有可從減免者送三之夕不必街上設位行禮逢七只可家祭不



受外禮擇葬日以與山向化命主祭之命不  
冲便是斷不可細講以致稽遲開弔一日除  
遠親外本鎮遠近朋情俱不送訃不受禮不  
備席辭靈家祭三獻禮似可併行脩食時不  
必徹燭台門幡繖等類不必多設影亭亦不  
必用恐致損壞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有便是  
了多亦何益昔賢有棺無槨總斟酌乎年紀  
時勢而爲之死者入土爲安非定以有槨爲

孝也清明除夕之祭酌可五簋八簋其餘時  
節及忌辰酌可三簋五簋薦時食則勿忘大  
約如此若徒悅他人之耳目轉無以安地下  
之親心非爲人子者所當出也余老且病故  
因論喪祭以示後人爲圭臬

# 士

孔子曰士志於道曾子曰任重而道遠孟子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又曰尙志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然則士爲四民之首  
其所以博聞敦行以希賢希聖爲歸者顧不  
重哉古者選士俊士造士皆自命鄉論秀始  
今人謂生員爲秀才又曰秀士鄉人有斯文  
一脈扭扭捏捏之稱在昔公山正禮崔儵孫  
權俱舉秀才大抵皆瑰奇卓犖之士若楊素  
謂周孔復生猶不得爲秀才其言雖侮聖而  
當時之名重可知其後學使巡試鄉會開科

自秀才貢生舉人進士遞而上之總之不離  
乎士者近是吾邑自前明城內多砥節勵品  
之士以後人才蔚起科甲不斷若林亭則東  
陳西李科舉間有其人惟少甲科傳聞尹家  
鄆曾有朱姓者考縣志朱霖億係乾隆丙辰  
進士或卽其人歟蔣礪堂相國幼隨封翁臨  
臯先生寓居林亭乾隆癸卯膺鄉薦其族姪  
德輿酒狂也爲賀聯云秀才旣去酸還在進

士將成大已來次年聯捷是甲科之始然終是僑寓非土任也嘉慶己巳先勉葦兄捷南宮西街韓柏中武甲科鄉人有言曰文進士武進士起頭進士南虛呼北虛呼拉手虛呼虛呼者當時人之綽號也於此可見進士之難然而村莊中有劉舉人莊張舉人莊其來已久似乎表宅里樹風聲亦難能而可貴者以余幼時所見林亭之地家絃戶誦大約有

專館延師教讀者十數家卽附近村莊多習  
儒業故入膠庠食廩餼貢成均者概不乏人  
七十年來漸式微矣呂新吾小兒語云非讀  
書不明理要知事須讀史蔣霽園師述明人  
語云旣成童經義通秀才半綱鑑亂皆言古  
人績學工夫有志於根柢之學非徒向高頭  
講章新科闡墨中求生活也

### 農

蓋自神農作耒耜而農器成后稷教稼穡而農事舉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勵勤農也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懲惰農也周禮三農生九穀故豳風無逸備陳稼穡之艱難其後設力田之科申勸農之令所望於農者意至切也吾邑地勢形如釜底舊志以鹽爲國寶在水中坻爲縣名乾隆年間洪邑侯肇懋重修縣志以雍正九年旣分出甯河則鹽爲彼處

所產乃以稼穡維寶如坻如京改正之亦爲人作豐年之意也但地窪不禁雨潦故大秋鮮得收成若淳于髡所謂滿篝滿車者農夫頗不吝豚蹄之祝無奈甌簋少而汙邪多未能償所願也鄉諺云十年高下一般平蓋言以十年權之或豐歉可抵如一而未能信也方大雨時行之秋如盆傾者一晝夜便潦故庚戌大水徐邑侯定邦有詩云五日霖霖害



歲豐一年辛苦又西風大猶有憾非今我行  
所無心是太空不惜散衙營窟裏劇憐播種  
亂流中救荒自愧無長策百室何妨爲送窮  
亦仁人之言也昔婁師德體碩不能遽步李  
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曰吾不  
田舍復在何人許敬宗勸立武昭儀曰田舍  
翁賸收十斛麥尙欲易婦田舍子卽鄉言莊  
稼人田舍翁卽鄉言莊稼老兒也故以業農

爲可恥者師德之罪人也以農夫爲可薄者  
敬宗之苗裔也無論饜膏梁者不辨菽麥居  
華屋者未見溝塍卽瞻蒲望杏猶須知種桂  
之後先犁雨鋤雲幾費陰晴之占驗盤中之  
餐粒粒辛苦知之者幾人哉吾家先世業農  
曾祖雙全公始居張五店繼遷獨峰窩再遷  
林亭口年已八旬且市集不便耕種乃推田  
地以與人而勤儉之訓則世守之余三十歲

以前家居時每年麥大兩秋下莊查稼於某莊某地穫多穫少大約估計不甚差錯四六開抽莊佃得其六我得其四如每畝可穫五斗則抽子粒二斗講糧時猶惜佃農之勤苦讓去一半升率以爲常鄉言云美產年年有不入一人手有土此有財悖入財不久又云少抽半升多養一年俱可爲貪得之戒蓋一家一歲之用度無不藉資於地土之所入今

食指日益費用日增豐收尙可支持否則未免拮据大約從儉入奢易從奢返儉難追念先人創業之艱辛未嘗不三歎息也

## 圃

周官以九職任民次日園圃毓草木注種果  
蔬曰圃言草木者包括之語也朱注論語學  
圃種蔬菜曰圃專一之語也圃有藩者謂之  
園詩曰折柳樊圃又曰無踰我園蓋有藩而

偷竊作踐之弊皆可防不但慮羝羊之觸也鄉間之園不盡有藩且不謂之圃而祇謂之園其在邨內者則爲隨莊窠之園子莊窠者所居之室基也園在後者卽房屋之隙地在前者則隔街之空場各家之園與居室寬廣尺寸相齊不容侵佔其在邨外則爲附田之園子較田稍高與河沽相近以便取水立冬小雪之間以柳條大斗兩邊繫繩二人對立

於龍溝之兩旁戽水澆之順園之水道分注  
均流無所不到謂之打凍水備來春之下種  
也天旱時亦如之謂之上水以代雨也吾鄉  
之園向多春種麥秋種菜今則種麥者少種  
蒜者多爲其利厚於麥也春日農諺云雅麥  
種畝半熟了好喫碾碾轉豌豆種幾溝小滿  
開花芒種收要好漢喫餅麵種了大蒜種老  
蒜早養兒早成家多種韭菜拔絲瓜秋日諺

云頭伏蘿蔔末伏菜尖頭蔓菁大頭芥菜三  
菜三三日露尖水菜水菜一凍便壞錄之以  
見野老之體驗收生婆者六婆之一也心點  
而口利有業園叟家道饒裕而無子納妾乃  
生女頗不樂婆曰先花後果一定之理且種  
豆得豆種瓜得瓜老翁可曾種扁豆而得壺  
盧乎逾兩年又生女叟愈憤懣婆曰花有重  
開日天時也人無再少年人道也且樹密多

收果梢頭結大瓜老翁趁此精力盡再購一  
房以圖多育叟如其言數月便生一子心雖  
喜而不能無疑婆曰虧老翁種了一輩的園  
子把歌兒都忘了桃三杏四梨五年棗子當  
年便還錢本性然也棗子者早兒也早養兒  
早得濟正月入門八月養子恰與棗子之春  
種秋實相符何疑之有叟曰所言也是但汝  
何以知這些種園話頭婆曰不瞞老翁說我



新嫁者也是種園之老頭兒俗語云八十媽  
媽嫁到菜園裏祇圖喫好菜不圖養孩子這  
些話頭都是老頭兒與兒孫輩所念誦我耳  
熟焉故能詳也

## 工

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審曲面  
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曰材有  
美工有巧工者攻也專治而能精也工者功

也制器以成功也又曰守之世謂之工蓋必  
世守其業而後能工若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則其習見而能之餘事  
非舍弓冶之本業而爲箕裘也鄉間工不能  
備凡攻木之工七鄉人則輪輿匠車梓間有  
之弓廬無有也工金之工六築冶鍛桃或有  
之鳧臬無有也攻皮之工五鮑裘謂之毛毛  
匠治韋謂之皮匠外有來者函韞無有也設

色之工五畫繪間有之鍾筐幌無有也搏埴之工二爲陶爲旅則燒甑瓦盆罐者皆有之矣京師謂木作瓦作鄉人則曰木匠泥瓦匠或單曰泥匠京師以一匠二夫鄉人則曰大工小工不拘人數京師木料全包者多鄉人則六十年前尙或有管飯給工錢者今無有矣或計日工曰卯子活或止包工不包料京師一切應用傢伙匠人自帶鄉人則全係主

人預備京師造作省事省心鄉人則不勝其煩瑣故土木之工非可輕動也然灰土甎瓦木料卽麻刀等物俱係自置終究堅實耐久惟工人之巧拙不同語云拙匠人巧主人蓋必自定主見勿爲其莠言所惑方可奏功否則不但多勞而且多費縣城內有柁木作或者較巧鄉中亦間有一二能幹者六十年前若龍姓之刻字雕花張姓之油漆彩飾胡姓

之小器作俱尙不劣若文昌閣下之柱糟朽  
尺許殊難爲力有尹姓者視之曰此不難照  
朽柱之圍圓長短作好用長桅木上抵梁頭  
下以巨板入之多人扛之梁起寸許將朽柱  
鋸斷新柱安接人始歇力居然完好鄉人遂  
揚言曰好箇尹師傳抽梁而換柱又新中舉  
人者門前立竿計長六丈根圍二尺許劣木  
匠搭木架以繩繫竿首用滑車打之竟日而

根不能動有張匠者視之笑曰如此立竿無  
進步矣教以先將竿根放倒就槽再用繩縛  
竿首人立木架上拉之竿漸起而根入槽巍  
然直立矣鄉人又言曰好箇張師傅竿頭有  
進步其實前換柱者京師謂之打箭乃常用  
之法後立竿亦係自然之理特愚者不知耳  
故諺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戲法  
人人都會各自巧妙不同

# 衣工

織紵者婦人之事也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  
裳賦儉也禮內則婦事舅姑右佩箴管綫續  
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勸孝也古樂府云蠶  
桑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質言之也唐  
人貧女詩云苦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  
衣裳喻言之也總之不離乎女工自男作衣  
工俗祇謂之裁縫而踵事增華日甚一日七

十年前吾鄉有呂五福者於瓜葛中爲晚輩人頗誠實工亦堅緻其時祇裙袖偶用鑲邊且裁翦之餘一絲不苟嘗言以男子爲婦人之事已不如人尙敢作孽以留後世因乎今京師之衣工一衣自三鑲以至五鑲其工費數倍於本身卽幼孩之衣亦然則眞作孽矣鄉人效之謂之三圓五滾昔年與趙象莽親家憤激言之象莽曰以足下之才之學而能



禁其不三圓五滾乎男子耳食婦人目衣入  
眼印心圓圓滾滾蓋性命依之矣因誦人一  
絕云授衣時節又寒號補綴搜尋布縷條囊  
底尙餘半升米且賒三尺狗牙絛

### 食工

衣工旣日就奢華食工亦愈流而愈下京師  
厨役招牌離不了包辦南席四字那知食性  
不同地產各別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已

論定千古世情隨園食單內各條俱有可取  
而其顛撲不破之語則惟有味者使之出無  
味者使之入兩言喚醒耳食目食者不少否  
則雖盤碗一席不能容徒暴殄天物耳亦何  
益之有哉鄉間不能家畜厨役縣城舊紳家  
半用女厨如王達齋襟丈家之梁五婦善炙  
肉不用叉烤釜中安鐵奩置硬肋肉於上用  
文火先炙裏使油膏走入皮內以酥爲上脆

次之客斯下矣鱔肉炒麪亦佳芮宣臣明經  
家之高立婦善煨肉大約硬短肋肉五斤切  
十塊置釜中加酒料醬湯以盎覆之火先武  
後文一炷香爲度色香味俱佳不但熟爛也  
余幼時家用謝魁亦善炙肉炙雞亦佳林亭  
有紅白事家日至數十席惟王姓厨父子兄  
弟三四人同力合作綽有餘裕其時席面用  
四大椀四七寸盤四中椀謂之四大八小所

用不過雞豚魚蔬而必整必熟無生吞活剝之弊亦屬能手今則改舊生新用小碟小碗殺生耗財其作偏者當爲罪魁有孫功臣者不善廣席一兩席頗精潔有某欲食全羊羊甫殺而客欲登席渠慢應之曰祇管請入坐先以燒尾燭腰泡肚之類下酒漸次烹煮終席亦良技也其子孫科能世其業作魚腐以紫蟹黃爲餡鮮嫩異常嘗供役鹽店司內事

丁某頗講飲饌嘗言其所作羹湯清而腴其有味能使之出者乎所製鹽豆數枚可下酒半壺其無味能使之入者乎

草帽工

古人云首戴茅蒲又曰青箬笠皆以蔽日遮雨也南人多用竹笠北方則麥莖編成謂之草帽子每當麥秋後收麥之家親屬來投莖秆去根作柴去麤皮及黃不堪用者爲滑稽

可以和泥爬梳之選擇之其中最精白者掐  
辮子用絲縷編細草帽圓屋寬簷者謂之馬  
連波高屋窄簷者則曰香河高望去無一點  
瑕疵若無縫然尤好在戴久而簷不垂約值  
斗酒十千之數其次遞減此六十年前之物  
值今則無是工亦無是物矣麤者家常戴用  
併編無屋帽圈男婦皆可戴用某作歌曰麥  
子剃了頭齊把莖杆投掐成辮子編作帽賤

者賣幾百貴者賣幾吊粗粗刺刺不賣錢編了草帽編帽圈男戴草帽耕隴畔婦戴帽圈來送飯稚子戴了去放牛老翁戴了上漁舟歸來共飯黃昏後數數帽圈殼不殼

笆工

余在湖北時屋皆椽上排瓦而風不掀或曰風軟雨不漏而雪漏不知何義京師於椽上安單葦薄窰瓦不數年便糟朽而易漏家鄉

蓋房於椽上鋪蓆一層再加葦笆方抹滑稽  
泥二層乾始竄瓦可支數十年不漏其笆揀  
好堅實之葦連皮全用以繩編成笆約厚幾  
寸故能耐久然其工亦有優劣惟北街趙某  
最善故有趙五來打笆細活之語嘉慶元年  
年已八旬老民例給頂帶伊頗黠心而衙門  
不能無費向老妻索取素蓄其妻恚曰辛苦  
了一輩子留作棺材本爲此用去你是瘋了



是傻了某正色曰婦人家曉得甚麼我花了這幾兩銀子你就是夫人了傳以爲笑

### 樂工

女子二七而天癸行婦人七七而天癸絕邨  
嫗常言曰穀不穀四十六四十七八養個老  
拉瓜四十八九還養一個吹鼓手不知作何  
解或曰取萊衣歌舞或曰以鼓樂送終二說  
可以並存世俗紅白事俱用吹鼓手謂之鼓

手者五聲非鼓不和也謂之吹手者吹雖用口非手按之不成聲亦猶書手炮手之得名也鄉言則謂之樓兒上的不知何說京師此工不過敷衍了事頗不耐聽附近鄉邑亦皆不及林亭凡大套曲牌及零戲曲俱能節奏得宜器具既精聲響自別昔年北街王姓最善其子王斌尤善竹音鄉間戲場每邀之作隨手後遂爲梨園司鼓板以終身

## 客工

九職任民終日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謂傭  
作於人轉徙不定也說部中以服役不常者  
爲客作如鄉邨造屋合莊助工農夫種田僱  
倩短工皆是也市集家有紅白事所需人多  
大半爲伺候賓客之用家人不足向友戚家  
借用或另有此等執事之人則謂之客工其  
久慣是役者不但一切禮儀品物預備詳盡

卽鋪陳紮綵等事亦莫不嫻熟且本家物不能足用某家何物何器知之悉而借貸亦不  
至於齟齬林亭善供是役者概不乏人有王  
福貴者尤爲諸人中之翹楚其兄弟三人本  
張孚尹爲元氏縣廣文時買來之奴子也幼  
名大小二小三小長福祿稍拙次卽福貴三  
名福長最誠實嘗從侍某縣令虧短庫項入  
獄勒追限一年賠完否則禍且不測其主日

夜憂泣福長跪請曰限雖定爲日尙長憂泣  
何濟於事向日同寅親友中儘有可以告貸  
者請主人多寫懇切信函福長願往各處投  
遞倘或天假之緣得以不逾限期未嘗非福  
其主勉從之臨行併囑獄卒善視之歸來必  
當重酬遂賫信而去跋涉遠道艱苦備嘗於  
其主之素爲關注者懇之若膚受之災或稍  
爲推辭者不惜爲秦庭之哭甫半年而得如

所虧之數以歸竟得末減尙贏餘二百金其  
主感激欲分半與之屢辭不受不得已而受  
五十金歸家購田數十畝漸以小康其子孫  
亦能務本業三十年前同鄉友爲余言果能  
如此則又客工中不可多得者也而天之報  
之亦不爽矣

### 商賈

周官以九職任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說文

商行賈也賈市賈也一曰坐賣售也竊以經傳中商賈字之義意有可以觀其會通者如易之兌卦曰商兌註商者商量裁制之謂也故市之交易不成者則曰請迴來偕們商量商量又兌爲得財物備皆喜悅也又賄易之意唐丁芝仙詩云十千兌得餘行酒今之錢店則曰兌換銀兩貨店招牌則曰發兌某項貨物且俗言買賣人要有七分納氣三分和

氣皆與商兌之意相合漢書律厯志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尙書緯謂刻爲商儀禮士昏禮註日入三商爲昏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云三商者據整數言也正字通商乃漏箭所刻之處古以鐫刻爲商所云商金商銀是也則金銀者亦係商所通用也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如今之載貨赴外集是也詩賈用不售卽今之所言這樣好東西賣不出



去是也若左傳吾焉用此以賈禍欲勇者賈  
余餘勇則皆作買字解又去聲曰賈類編售  
值也今之鋪面或曰物值時賈曰貨真賈實  
曰言不二賈曰目下一言爲定早晚時賈不  
同音雖異而與坐賈之義亦相關也考工記  
云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珍異者  
鄉人所謂寶貝東西也惟通都大邑骨董珠  
寶各鋪則有之若王制所云錦文珠玉成器

不粥於市不能也他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五穀不時果實未熟禽獸魚鼈不中殺亦不能不粥於市然因而挑斥之得以省賈則鄉人所謂東西不是一樣賈兒上取齊者若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指已做成者而言也卽以林亭論昔年無賣估衣者今則不但外來之商販卽質庫之不能出脫者亦零星賣之矣昔年之小飯鋪不

過逢市集之期賣麻花燒餅活絡之類今則  
有小樓之名肴饌點心且包辦酒席矣昔年  
無賣茶者今則茶鋪不止一家矣大約習俗  
之奢人謂始於懶饒游惰之男子吾則謂實  
始於好喫懶作之婦人嘗聞善說媒者曰某  
家女上炕是翦下炕是鏟喫飯穿衣一概全  
管又語曰裏壯強如表壯否則是家之蠹也  
商人重利只要有買的便好故余幼時林亭

紳士居十之七八今則昔之房屋大半改爲鋪面矣或曰幸有人用作鋪面可以不至賣折貨則街面上尙算整齊然而亦無可如何之論也可勝感哉

### 醫

素問載黃帝坐明堂問雷公以醫道答以知而不能辨醫豈易言哉神農旣教民種五穀而又嘗百草蓋知善食則穀能養人不善食

則穀能病人也故鄉言云喫五穀雜梁保不  
住不生病病不用藥者少遂不能不用醫易  
言勿藥詩言救藥書言藥不瞑眩未嘗言醫  
禮則曰三世乃服十全爲上雖言醫而不可  
輕試之意在箇中夫洞視垣方何可多得難  
經云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  
而知之謂之工切而知之謂之巧漢郭玉曰  
醫之爲言意也唐許允宗曰醫者意也思慮

精則得之望聞問切而不能知或強不知以爲知遂以意爲之鮮有不敗事者東坡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費字深可懼俗謂醫曰郎中延醫曰請大夫不解何義或亦如業薙髮者之謂待詔倉場給役者之謂舍人歟家鄉則謂之藥方蓋指其所肄業也故村謠曰喫飯先喝湯不用請藥方蘿蔔上了街藥方把嘴掀與倉公視人病雖難愈而夙昔好食粥

尙可多延時日說部中一丸蘿蔔火吾宮之  
言相合若去野葛而代以烏喙但有遠志不  
在當歸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訾以昌  
陽引年欲進其菰苓雖是喻言而皆可以爲  
用藥者之證佐如今之二陳二冬三品四物  
四君子五聖六味七寶八珍九轉十全大補  
雖踵事而增尙能歸於一路不至雜亂而無  
章許允宗曰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

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免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物偶得他物相制不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所言切中時弊宋羅必元移真德秀書云老醫嘗言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亦喻言也今醫病者至無可如何之候則曰祇好用獨參湯俗所謂救命誑者是



也京師地大當不乏良醫有緣者或一遇之鄉間以余所見如薊州王天行之善鍼灸本鎮張展成之醫痘疹崔某雖號催命判官而醫痰症具有成效玉田周祥瑞在對宇設瑞草堂藥店百餘年至彼已三世矣雖不著名亦尙平妥且不分門戶有求輒應家鄉固無有若京師之與馬錢者幼時至其店見東西兩藥匱大書將軍府國老家六字問之曰將

軍者大黃也國老者甘草也其匱上則大包堆滿問是何物曰也是甘草問何其多曰甘草能解藥毒和藥味用處最多故也有人曰非也蓋包內皆乾草以裝門面者諸藥店皆然余未之信也漢軍蔣德輿酒狂也寓西街臘月廿七日市集熱鬧早飯半醺後出門逛集過東鄰某家無人迎候適口渴見几上蓋碗中有淡茶一吸而盡出而肩摩蜂擁至瑞

草堂大呼曰周二哥了不得擠煞了幸而林亭有幾座藥店不然人從人上走了坐定睨視藥匱復仰視匱上笑曰將軍府養馬必多國老家也有幾匹瘦馬餓了齊齧匱中國老齧盡以匱上之國老繼之又盡則齧將軍其馬於是大洩至於倒斃而馬勃敗鼓之皮不可勝用矣正談笑間東鄰某遣人追來曰怎麼了家主病亟煎得獨參湯置几上如何偷

喫了躲到這裏德興叱曰何事大驚小怪參  
幾何曰一錢笑曰一錢參入我腹半日毫無  
動靜其偽可知且爾主之病非參湯所能愈  
周二哥將將軍國老各包三錢攜與爾主服  
之必當霍然若要原物俟我明春上京買來  
奉還可也

卜

禮曰龜爲卜筮爲筮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

豫也故曰假爾泰龜泰筮有常尊之也疑而  
筮之則弗非日而行事則必踐信之也曰卜  
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戒賓亂也大抵誠則  
靈不誠則不靈也傳曰卜之不吉筮之吉則  
曰筮短龜長又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至於  
投龜詬天而呼大抵問之正者則應問之不  
正則弗應也春秋時龜筮並用秦焚書以易  
爲卜筮之書得獨存漢書有龜策傳唐張公

謹有抵龜而歎之語以後龜不復見筮之用  
尙存通謂之下而數術多端若子平六壬飛  
星拆字之類不可枚舉居肆者曰命館設几  
者曰命攤子古之樂師能審音聲以知吉凶  
今之瞽者亦假歌唱而兼招算有唱求財望  
喜之歌者有以木槌擊小鉞者名爲報君知  
鄉人不知但曰打鑼鑼捶點兒又曰瞽者口  
無梁斗謂其不足信也然亦間有十中二三

者若吾邑王晴川明經之打盤先東亭兄曾  
親試之其靈驗可與山右之蠶子數相衡近  
日方又山觀察亦善卜課隨意說二字便有  
課語三句近似易林今秋鄉試卜寶坻中五  
人中有渠之一老友迨榜前又占課語有天  
各一方之句放榜則其郎君學伊一方也馬  
聯芳一方也姪孫德坊又一方也其一則爲  
五十歲以外之芮斯振所謂老友是也止四

人及副榜題名出有王靜壽邵承照二人蓋以二人湊成一人則五人之數亦驗然總不能及正陽門關帝籤之靈其見諸說邵者不可勝紀以我所自求者如嘉慶庚辰春任內閣典籍時求籤云隨分堂前赴粥餽何須妄想苦憂煎主張門戶誠難事百歲安閒得幾年至四月張鹿樵前輩授河東觀察余適承乏侍讀所謂主張之門戶也鹿樵前輩嘗戲



爲聯句云日邊清要無雙地天下窮忙第一  
官不得安閒之語亦驗矣道光乙酉兩兒鄉  
試榜前求籤云年來耕稼苦無收今歲田疇  
定有秋况遇太平無事日士農工賈百無憂  
及榜發同膺鄉薦座師爲姚秋農先生文田  
玉研農先生麟顧晴芬先生皋不但名號顯  
然而玉官工部額署農部可謂靈矣余敬擬  
一聯云何所求而來欲向都門尋正路如其

意所出不教人海入迷津

鄉保

周禮黨正注五百家爲黨正其長也風俗通  
漢家因秦十里一亭長言一亭之長率也陳  
楚宋魏謂之亭父漢食貨志高祖頒新令制  
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  
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  
檢察隋大業末劉義節補晉陽鄉長墨子鄉

長惟能壹同鄉之義也宋王安石變募兵而爲保甲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爲衆所推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副此鄉長保正之由來也後則統名爲鄉保吾邑分四鄉南爲廣川轄里五曰和樂好禮尙節甯海嘉善計八保共一百四十九莊鄉長五人保正六人司之北爲望都鄉

轄里五曰安成務本廣孝進賢新得計八保  
共一百一十九莊鄉長保正各六人北爲渠  
陽轄里五曰善教厚俗新安崇智得義計十  
三保共二百三十四莊鄉長九人保正八人  
東爲海濱轄里五曰慈恩孝行興保居仁承  
化其孝行興保居仁承化四里凡十四保共  
三百一十三莊計鄉長八人保正十一人余  
居慈恩里之林亭口蓋巨鎮也爲莊凡九十

有五鄉長一人保正二人分司之以余幼時  
所見鄉長保正爲張寶山邢書二人以後其  
子接充之張之孫亦接充之至今則屢易矣  
斯役也其稍有基業之人不肯爲卽必不得  
已而爲之亦不能久非小有才幹之人不能  
爲而爲之終不免於徇私鄉人直謂之曰土  
地新充者則賀土地爲土地作生爲土地演  
戲類皆本保之人或曰東莊的土地到西莊

不靈非所屬故也又曰黃土坎兒的保正管地寬謂包攬官事者也大約忠實者少狡黠者多亦有欲藉紳士以爲光寵者昔聞一鄉保多方先容請得本街紳士數人盛設飲饌酒闌人散過鄰家某立門首前拱揖曰諸位請到舍下獻茶今日可喫了一箇饗

鄉保飽

諂而近於虐矣

優伶

粵自伶倫作樂嶰管初調師曠審音楚風不  
競孫叔敖詒謀燕翼優孟衣冠唐天寶教演  
霓裳梨園子弟乃有傳奇詞客按舊譜以翻  
新喚起古人俾現身而說法蔡中郎琵琶記  
寫不盡離合悲歡杜太守牡丹亭不過是存  
亡夢幻他若西廂西樓之曲十種百種之編  
領異標新誇多鬪靡須知生旦淨末丑皆以  
老郎爲傳惟淨丑爲高足故能醒同光雙陸

之癡燕趙晉秦吳區分戲子之班獨燕趙爲  
上乘所以助慷慨悲歌之興也憶少年之遊  
覽聽日下之笙歌大柵欄戲館似酒樓高懸  
望子好朋友囊錢會茶票先看招牌新來腳  
色今日全包除去傳差明朝準演於是徐步  
者雁行捷足者蜂擁先至後至賓主不分上  
場下場地方自定樓池三面指望著青山白  
雨待拍紅牙鑼棒一聲出來了金帶紫袍未



攜翠袖黃鐘爲萬事本律呂中那有二黃白雪作太平謠粉黛裝何如三白時則有若宜

慶翠慶崑弋間以亂彈言府言官

京班半隸王府謂之

官腔又曰高腔

節奏異乎淫曼無奈曲高和寡六十

年漸少知音人往風微尋常輩難爲嗣響若壇王者庶幾續霍六之香火一旦冷似爐灰關安子可以繼蕭四之開齋此際空餘肉粥大頭冠唱油壺盧兩桶酒容易吸乾銘德子

當貨郎兒八條繩幾乎喝斷啣嚙胡餡兒餅  
人以聲傳禿大漢胖三妞技因形肖長城下  
哭來寶帶王七與毛四擅長破窖中書內黃  
金邢二與蒼兒繼美一息猶存不少懈可憐  
郝五陳三兩人努力可相當的是邵三趙五  
柴官兒長套兒氣魄沈雄三丁兒馬七兒喉  
嚨響亮聞當年李桂官韋三旦品題聲價曾  
空冀北之羣迄今日老聯喜常二格冷澹風

情猶是溧陽之馬黎面目難邀顧盼老排場  
不合時宜幾人尙在一部僅存慨息京班追  
思里曲則有市廟酬神秋田報賽戲一班寫  
來四日足用燒鹽夜八齣約以二更消磨油  
燭村裏趑鼓無甚行頭臺上吹簫亦有唱手  
鐵勒奴聲如雷發爭認金牛顏佩韋氣可騰  
雲羣誇野馬守門殺監宋老維肝膽俱傾醉  
隸判奸孫丑子音容逼肖老生則奎來全友

副淨則史倂京張王成子之劉二官扣當稍  
遜熊兒尹多兒之鄉裏婆探親不輸魚子煙  
雲過眼高下在心若夫西柳一響班號披缸  
朔雪剛飄俗名搭洞逢場做戲者曰頑票勸  
他醫士斬香隨手不濟者曰挂雲遂至海神  
吹笛眞堪噴飯不但解頤矣或曰惜哉胡以  
有用之思置之於無用之地子足且疾抵多  
少學步邯鄲我曰異哉不爲無益之事何以

悅有涯之生吾舌尙存數幾箇登場傀儡